

平原“流星”焦守健

洪 森

焦守健(1912—1941)又名玉清、建国,河北首饶阳县屯里村人。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农学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中共饶阳第一任县委书记,并组建人民抗日自卫军。1938年底,任献(县)青(县)沧(县)交(河)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春,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焦守健的父亲是乡间看病的郎中,在守健9岁那年,因救治霍乱病人,自己被传染而死。在母亲教诲下,他从小立志做父亲那样高尚无私的人。1925年,焦守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立第一高小,在这里他结识了担任教师的共产党员王耀郁。在王老师的安排下,焦守健联络了一批进步学生,以组织篮球队为名进行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报刊,灌输革命思想,树立为革命献身的志向。不久,焦守健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从此,年仅14岁的焦守健走上了革命道路。焦守健还非常热心锻炼身体,不管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总是提前半小时起床,跑步练拳脚。同学们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自讨苦吃?”焦守健笑着说:“趁年轻不把身体炼硬,以后怎么为国出力呢?”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进步学生也参加到早晨跑步的行列里来。这些为他们后来出色完成任务准备了身体条件。

1926年底,饶阳反“讨赤捐”斗争失败,党的负责人王耀郁被迫离开。在大部分党员被捕或分散隐蔽的情况下,负责全县青

年工作的团总支部书记焦守健仍然继续领导团的工作，积极提倡新文化，教唱革命歌曲，反对旧思想和封建礼教，介绍苏联革命的经验。到 1927 年底，饶阳县内的男高、女高和屯里、南师钦等村先后建起了团支部，全县团员发展到 70 多名。这批新生力量受到革命的熏陶和锻炼，后来大部分加入党组织，成为饶阳县党的骨干力量。

1927 年秋，焦守健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农学院。1929 年，年近 18 岁的焦守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9 年 2 月 7 日为配合市纪念二七大罢工 6 周年，焦守健领导燕京大学进步学生举行罢课上街游行，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但焦守健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秘密。有个姓何的胖法官，来到牢房假惺惺地对焦守健说：“你们入共产党，不就是为当大官，有权有势，有漂亮女人吗？这不过是幻想，你只要交上‘悔过书’就可释放，还可以继续上学，将来要官有官，要权有权……”守健立即反驳道：“我没有什么可悔过的，也不想当官发财欺压百姓，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敌人露出狰狞面目，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皮鞭沾盐水抽打无济于事，就用竹签钉他的手指。焦守健忍住钻心的疼痛，轻蔑地对敌人说：“你们钉得还不行，我自己钉给你们看。”说完对准插在凳子上的竹签用力戳下去。法官和打手吓得变了脸色。敌人无计可施又抓不到把柄，押了一个多月只好将他释放了。

焦守健出狱后，不能回农学院了，征得组织同意，回到家乡饶阳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0 年冬，在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饶阳中共党委在小提庙会发动了一次游行宣传，也称小堤暴动，结果斗争失败了。由于焦守健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次斗争，目标太大，难以存身。于是到天津担任了省委交通员，并以普通车夫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为了开展工作，他露宿街头，蹲墙根，睡码头，扛脚卖苦力，慢慢地和车夫们交上了朋友。他拉着车跑街串巷，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他组织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开展斗争，闹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工人们都觉得他聪明能干，喜欢他，拥护他，可谁也看不出他竟是一位大学生出身的党的负责人。有一次，他在谦德庄和地下党员、他的老同学焦增祥会面，焦增祥看到焦守健的生活艰苦，心疼得直掉泪。焦守健却笑着安慰他说：“我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随便转，这不是很好吗！”焦守健指示焦增祥，以后和一位姓黄的同志去联系，穿着干净衣服一定不要到谦德庄来，以免引起敌人注意。

1933年前后，蒋介石和北方的反动军阀勾结在一起，疯狂镇压人民。在冀中一带，由于保（定）南特委巡视员范克敏叛变投敌，饶阳等6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有的被迫出走，也有的“悔过”自首，组织瘫痪，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紧要关头，省委派遣焦守健回冀中农村重新开辟工作和恢复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他走乡串县，风餐露宿，在任邱、大城、静海一带，到处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直到1934年冬，焦守健又奉命回到故乡饶阳县。他回县后，首先找到当时负责党的工作的哥哥焦守成及一些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的同志，又把在外地躲避的董庆学、王春辉等人找回来，同时对一些写过“悔过书”，但没有出卖过同志、没有血债的人也争取和欢迎他们回头革命。焦守健向大家讲述当时的形势，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党组织很快恢复并活跃起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建立了中共饶阳县工作委员会，焦守健任第一任县委书记。

根据上级指示，焦守健同县委的同志制定了饶阳县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一切工作要围绕抗日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团结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把饶阳建成抗日根据地。为此，要发展

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使党成为饶阳人民抗战的领导核心；积极建立和壮大抗日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宣传、组织群众共同抗战；建立民主政权，改善民生。

为了迅速扩大党的组织，饶阳县委除了做好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外，还办起了男师、女师两个师资训练班，一方面培养师资，一方面发展党员。师资班结束后，把其中的党员分配到党组织基础薄弱的村任教，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由于党员的积极活动，到 1937 年底，全县已有 43 个村建起党支部，党员发展到 592 名。在此基础上，相继建起了四个区的党委组织。在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建立起抗敌后援会，焦守健任主任；民主选举了抗日县长，改造了旧县政府；成立起农民、工人、妇女、青年、教师抗日救国会；创办了油印的《民声报》，开设了青塔书店饶阳分店。全县还建起了 52 个业余剧团和各种宣传队，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纲领。

为了加强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以后，焦守健首先抓了武装建设，组织起饶阳县的抗日基本武装——抗日自卫队。为了扩大抗日队伍，他以党代表的身份，带领宣传科长焦锐，奔走于饶阳、肃宁、河间的地方武装、游杂部队之间，出没于危险地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争取了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处民训督导员向佐民（向修文）参加抗日。这样，在 1937 年冬，就以饶阳抗日自卫队为基础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军，下辖饶阳的四个团，肃宁、河间各一个团，献县独立旅，武强独立营等。1938 年，经过整编，抗日自卫军统一归属于八路军第三纵队，由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纵队兼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领导。抗日自卫队的建立，不仅迅速打开了饶阳、肃宁、河间、武强县一带的抗日局面，而且为我党输送了大批军事人员和干部。

1938 年，日寇对冀中腹地的侵略步步逼紧。焦守健为书记的饶阳县委一面扩大武装，加紧练兵，一面实行“清底”，改造旧政

府。同时，清查亲日派和一些反共反人民的土豪劣绅。旧政府留用人员、国民党员甄会辰，外号“小翠花”，是亲日派分子，在敌人由北向南步步紧逼的时候，他暗中串联一帮狐朋狗党，糊纸旗，写标语，准备“欢迎”敌人。城里四关的一些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蠢蠢欲动。焦守健等把证据确凿的反动分子及时逮捕起来，召开各人民团体的联合抗日动员大会。会上，焦守健分析了斗争形势，抗日前途，指出抗战必胜的道理。接着公开审判处决了甄会辰等一批准备投敌卖国的败类，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的斗志。为了打击日军，组织群众拆除了饶阳城墙，改造了地形，把村与村交通沟挖通，沟两边有单人掩体，在打击敌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焦守健等经过三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使饶阳一带的抗日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被冀中区党委誉为冀中抗日根据地模范县。冀中区党委及医院、兵工厂、书店等单位，陆续迁往饶阳一带，使这里真正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

1938年底，上级调焦守健担任献县、青县、沧县及交河一带的中心县委书记，加强津浦线两侧的抗日工作。面对这里党组织薄弱，群众基础差，环境残酷等困难条件，焦守健加紧抓了党团组织和各种抗日团体的建设，组织起抗日自卫军十八大队，他担任政委。抗日烽火很快在青、沧、交一带熊熊燃烧起来，拆铁路、截火车、炸碉堡，闹得敌伪寝食不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焦守健始终坚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天津工作期间，他常常睡码头，喝稀粥，拉着人力车走街串巷。回饶阳后，一件改做的旧衣服冬当棉，夏当单，穿了几个冬春。一次，过滹沱河，发现船篙吃水不深，趟水可以过去，他就后悔不该坐船，说白白浪费了三个铜子儿，在一次党的生活会上还就此作了自我批评。

1941年春 敌人开始了春季扫荡。焦守健来到沧县前军庄。这

天，作为中心县委书记和十八大队政委的焦守健召集青县、沧县、交河、献县干部联席会议，研究如何协同行动，粉碎敌人的扫荡。时近黄昏，会议接近尾声。突然，村北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焦守健意识到有敌情，立刻中断了会议，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村北和村东发现敌人，焦守健刚要布置转移，村西和村南也传来密集的枪声。“我们被包围了。”焦守健迅速判断了一下敌情，于是果断地命令，十八大队担任掩护，全体同志向路西突围。

焦守健自己并没有立即撤退，他沉着地清理了手里的文件，这才带警卫员向外突围。

村外，敌人已冲破防线，边搜索边向里压。眼看无法脱身，警卫员说声“政委隐蔽好”，飞快地迎着敌人冲去，打完一梭子子弹，掉转头向北跑去，把敌人“哗”地吸引了过去。

焦守健趁着这个机会，迅速向西插去。跑了一会，前面出现了几个人影，焦守健眼睛近视，以为是自己人，直到听见“叽哩咕噜”的说话声，才知道遇上了日寇。这时敌人也发现了他，密集的子弹一齐射来。

焦守健飞快地躲进南面一片小树林里。忽然他发现一位女同志趴在地上，过去一看，原来是负伤的地委巡视员刘光铿。焦守健急忙扶起小刘，给她包好伤口，一起撤退。这时，一股敌人紧追过来，焦守健让小刘快走，自己在后面阻击敌人。他弹无虚发，打倒几个鬼子兵，又甩过去一颗手榴弹，趁着硝烟未散，拔退向南跑去。

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焦守健的头部。他大喊一声“小刘快走”就重重地倒下了。永远地长眠在冀中大地上。

十八大队的全体指战员和中心县的党政负责同志，满含热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同志从几十里以外赶来送葬。为了纪念焦守健同志，上级党委根据群众的要求，把他工作过的青、沧、

交一带划出一县，以焦守健当时的名字焦建国，命名为建国县。焦守健牺牲后，党组织调焦守健的三弟焦守信（焦石）到建国县继续领导抗日斗争。

回族同胞的伟大母亲——白文冠

张海荣

白文冠（1872—1941）回族，河北献县人。一生勤劳、善良。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军的暴行，她坚决主张抗日，并支持儿子马本斋组织回民抗日武装。为了翦除这支回民武装，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以逮捕马母的卑鄙手段来胁迫马本斋放弃抗日。但是，马母意志刚强，挫败了敌人的一切威逼利诱，以绝食相抗争，最后壮烈牺牲。在中华民族的抗敌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勤 劳 刚 毅

1872年农历正月初六，白文冠出生在河间县城里白狮子街一个回民家里，夫家在河北献县东辛庄。由于她为人正直，勤劳贤惠，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穷苦的农村妇女，因此深受乡亲们的爱戴，人们都尊称她为“马母”。

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马母不仅勤劳善良，而且坚韧刚毅，遇事沉稳有主见。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疯狂地进攻冀中平原，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蜂拥南逃。为了阻止日军追逐，国民党军队于8月23日炸开了子牙河大堤。东辛庄距大堤很近，加上当时正是雨季，水势很大，村庄周围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庄稼全部被淹，人和牲畜也被淹死很多，到处是乡民们绝望的哭叫声。

对此，马母也伤心不已，但她并未顿足嚎啕，而是坚强地对

乡亲们说：“哭管什么用！咱们还得想法子活下去。常言说得好，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听了这番话，乡民们渐渐止住哭声，围住马母商量对策。马母叫自己的三个儿子马守朋、马本斋和马进波带领大伙先与洪水搏斗，挖沟排水，抢救物资，重建被冲垮的房屋，自己则领着儿媳和其他妇女忙里忙外，她们各有分工，除留几人专门照料小孩和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外，其余的人都和男人们一起干。经过几天的苦干，终于使乡亲们从绝望的低谷中看到了生的希望。

身为母亲，最伤心的莫过于丧子之痛。1938年初的一天，天刚拂晓，日军和汉奸便闯进东辛庄。他们大肆焚烧、奸杀、抢掠，并枪杀了东辛庄的许多乡亲，其中就有马母的大儿子马守朋。望着血泊中的儿子和乡亲们，倔强的马母并没有呼天抢地，只是默默地垂泪，但她却把这些新仇旧恨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教子有方

回族人民的杰出英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马本斋是在党的培养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下成长起来的，但他的成长无处不渗透着母亲的教诲和支持；马母教子的佳话，一直流传在冀中平原上。

在儿子们小的时候，马母就教导他们要诚实、勇敢、勤劳，并要求他们长大后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走到哪里，也不要忘记“回回”的光荣传统。马本斋从未忘记过母训，他曾因生活的艰难离开贫瘠的家乡，流浪到遥远的东北，在那里他当了兵，二三年后还升了班长，而且被调到东北讲武学堂受训。期满后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部队任排长，继而又被提升为团长。然而，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使他感到欣慰和满足，他常常有一种报国壮志未酬的失落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本斋要求率部抗日，却被撤销了团长职务。于是，他毅然回到阔别数年的家乡。

1938年初，大儿子与许多乡民的被害激起了马母教子抗日的决心。望着无辜死难的亲人，马母将二儿本斋与三儿进波叫到跟前说：“乡亲们与你大哥的死不能就这样白白算了，你们一定要报这个仇呀！”

马本斋原本就是条硬汉子，又是个大孝子，凡是母亲教诲得对的，他都坚决去做。回乡后，他想组织一支队伍去打日本，听了母亲的训导，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和信心。他咬着牙说：“抗日救国、保家护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鬼子汉奸敢骑在咱脖子上拉屎，咱就敢叫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此时，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围拢过来，纷纷要求马本斋组织队伍跟敌人干。

面对那一张张真诚的面孔，马母坚定地对儿子说：“咱回回有句俗话，对恶狗用棍子，对强盗用刀子。本斋，你当过兵，打过仗，咱不能眼巴巴看着大伙让鬼子欺负呀！”本斋听完母亲的教诲，就拿出他收藏的从东北军带回的二十响净面匣子，站到高处对周围的小伙子们说：“兄弟们，咱们都是热血男儿，现在国难当头，你们怕不怕死？”青年们昂首挺胸地答道：“怕死就不是回回，本斋，你说怎么干吧，我们听你的指挥。”

这时，马本斋斩钉截铁地说：“弟兄们，抄起家伙，拉起我们的队伍！”就这样，东辛庄 60 多个穷苦的回民揭竿而起，他们手握长矛、大刀、土枪、铁铲和钢钎，齐刷刷地拜跪于地向“真主”发誓：国难当头，日寇杀我父老。穆斯林应大义大勇，要讨还血债，报仇雪恨，死而无怨！从此以后，冀中平原上便出现了一支勇敢顽强的回民抗日队伍。

冀中平原的抗日是异常艰苦的。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武装虽然能够神出鬼没、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但由于这支队伍仅有几十人，而且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因此经常遭到围剿。在一次突围后，队伍牺牲很大，马本斋也身负重伤潜回家中。知子莫若母，看着儿子那样痛苦（这痛苦不只是肉体的，主要还是来自心灵的郁

闷)，马母难过极了。她含着眼泪循循善诱地说：“本斋啊，别灰心，自古以来胜败是兵家常事。这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有咱们报仇雪恨的时候！”停了一会儿，马母接着又说：“孩子，娘多日来总是在想，打鬼子光守在家门口不行，一定得找个依靠。听说共产党的队伍专门打鬼子……”

没等马母说完，马本斋便兴奋地说：“娘，您说得对，我们家乡的力量确实很单薄，水浅掀不起大浪，长期这样下去绝对不行，总得想个法子。听娘一席话，我心里敞亮多了。其实，我也早有投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想法！”马母听后，鼓励他说：“这就对了，别犹豫，去找吕正操司令，投靠孟庆山，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投靠他们不会错。”

母子心与心的交融顿时排解了马本斋内心的苦闷，马母也擦去挂在眼角的泪花，激动地说：“本斋，你带着队伍走吧。只要能打鬼子，为国尽力，还是那句老话，不管走到哪里也别忘了咱回回的光荣传统，娘也就放心了，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不久，马本斋与冀中军区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与支持下，成立了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被任命为总队长。1939年夏，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担任支队的司令员。

回民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并沉重地打击了冀中平原的日军。他们的抗日壮举深深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坚定了他们抗日到底的信心。马本斋也因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赢得了冀中父老乡亲的拥护和爱戴，成了人人称颂的“回民英雄”。看到这一切，马母欣慰地笑了。

暮 年 志 坚

1941年，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的扫荡，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日军每到一个地方，便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抗日军民的损伤很大，但他们的抗日斗志却丝毫未减，特别是回民支队，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更加艰苦的抗战中。

儿子为练兵、打仗忙个不停，年近 70 的马母便自觉地承担起后勤工作。她挨门挨户地走动，动员各家妇女行动起来做男人的后盾。平时她们为战士们烧水、做饭、洗衣服，打起仗来便掩护伤员，照顾家属。在马母的影响下，东辛庄的乡亲们都参加了保卫家园、抗击日寇的斗争。

早在 1938 至 1939 年间，日本侵略者就对冀中地区进行了多次军事围攻。日军山本联队向河间的进攻总是遭到回民支队的阻击，并时时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对此，驻守河间县城的日军联队队长山本十分恼火，他曾差人给马本斋送信，说：“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马本斋毫不让步，立即回信说：“有你山本就没有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有你山本！”

1941 年夏季，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东沧石路上摧毁了敌人的 5 辆汽车。此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山本联队受到沉重的打击。山本万分恐慌，急令各据点的守敌：“百人以下的部队，不准走出据点的大门。”在此之前，山本曾对马本斋的故乡东辛庄进行了报复，日军火烧清真寺和马家住宅，并毒打了许多群众和阿訇。日军的暴行不但没有削弱抗日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当地军民的更大反抗，山本联队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但是，山本却不甘心失败，在叛徒哈少甫的策划下，他们向马母下了恶毒的黑手。

哈少甫，旧军人出身，曾做过回民教导队的联络参谋，后因贪图享受投靠了敌人，成为可耻的叛徒。哈少甫对马家很熟，鉴于用军事力量不能征服马本斋，便向山本提出先抓住马母再让马

本斋就范。他胸有成竹地说：“用武力决不能征服马本斋，但马本斋是个地道的大孝子，只要把马母抓来，马本斋就很可能投降。”

日寇要捕杀马本斋全家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马母的耳中。马母已经 68 岁，但仍精神矍铄，腰板挺直。尤其令人敬佩的是，马母虽年届高龄，但意志十分坚强，乡亲们都劝她外出躲躲，她坚决不肯。马母十分镇定地说：“儿子出去打仗，孙子、孙女们理应由我来照料。我已料到敌人迟早要来抓我，鬼子抓住了我，就只有去路，没有活路。我老了，可是能支持儿子抗日，死了也值得！”

1941 年农历七月初四，日本宪兵队派一个特务穿着便衣，扮成卖桃子的来东辛庄打探。马本斋的妻子孙树芳正巧带儿子金树去买桃，探子从母子两人的口中得知马母在家。当天夜里，有人跑回村里报信，说各据点都增加了日军，要包围东辛庄。马母赶忙叫媳妇领着孙子、孙女们出去躲躲，自己要留下来看家。她对媳妇说：“你们快走吧，别惦记我。我跟老婆子们混在一起，敌人是认不出来的。”乡亲们百般劝她离家躲躲，可她却执意不肯。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日军和伪军 200 多人便从河间（位于东辛庄西北 35 里）献县（东辛庄正南 40 里）淮镇（东辛庄东南 35 里）三路包围了东辛庄。一个日军和一个汉奸，分别骑着枣红马和白马，带着 50 多个日本兵和伪军，从村东北方向包抄过来。为首的日军是河间宪兵队队长猪股。他又矮又瘦，脸上蓄着连鬓胡子，嘴里嵌着两颗大金牙，腰间挎着日式手枪和战刀，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曾用砍头、挖眼、掏心、截肠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了许多中国百姓。骑白马的汉奸，是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崔丰久。此人是山东人，做了汉奸，便随山本联队来到河间，因为他杀人太多，人们都愤慨地叫他“崔阎王”。此时的崔阎王也是身着日本军服，腰挎驳壳枪，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敌人首先圈住了村回民国国会主任李治廷（共产党员）和工委会主任王兆喜等 10 余人，把他们赶到村东北一所破房子下拷问。

李治廷、王兆喜及几位妇女受尽了折磨，但他们却没有说出马母是谁、在哪里。敌人的马队到处游荡抓人，在村南窑坑他们又抓住了回民抗日先锋队队员马维良、马维安，并将哥俩押到清真寺大门前。面对许多村民，敌人用抽鞭子、灌凉水等酷刑威逼马维良、马维安说出马母的下落，但遭到了拒绝，穷凶极恶的敌人当场将他俩枪杀。接着，日军又烧死了青年哈元庆。连杀了几个人，仍没有找到马母，敌人便又疯狂地揪出王兆喜。

恰在这时，东南洼最后一批群众也被敌人搜寻出，驱赶到清真寺前，王兆喜一眼就看见马母也在其中。王兆喜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任凭敌人怎样折磨，他坚决说马母跟马本斋的队伍走了，不在村里。气急败坏的敌人无计可施，准备将王兆喜乱棍打死。看到这一情景，马母再也不能忍受了，她在人群中高喊：“臭鬼子、汉奸，快给我住手！”边喊边冲向敌人，村民怎么也挡不住她。

马母冲到敌人面前，厉声道：“你们这些臭鬼子、汉奸走狗，有能耐去跟回民支队打，欺负无辜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

听到怒喝，伪军停下棍子。崔阎王问：“老太婆，你是干什么的？”

“哼，你也配问，你这个禽兽不如的汉奸，好狗还知道要把近邻护，义马救主人把美名传，你算什么东西，死了到阴间，也要扒你的皮！”把崔丰久骂得狗血喷头，刚要发怒，忽又掉转念头，眨巴几下眼睛，厉声问道：“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马老太太！”

这时，猪股走上前，满脸奸笑地对马母说：“老太太，生气的不要。我们请你出来是为了跟你儿子联络，他是个大大的英雄，皇军要跟他友好友好的……”

猪股话音未落，马母便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们这群该死的畜生、杀人的强盗，谁跟你们友好，做梦吧！”她越说越激动，继而又转向乡亲们，高声说道：“老少乡亲们，家仇国恨、新仇旧恨早

晚要报，这笔血债一定要他们偿还！”马母的这通慷慨陈辞，吓得敌人胆颤心惊，他们赶忙驱散乡民，放火焚烧了清真寺与马家住宅，并火速将马母押走。

挫 敌 三 招

马母被捕后，敌人先把她押到藏桥，为的是转移人们的视线。农历七月初七的上午，山本命令手下把马母从藏桥押送到河间，猪股和崔丰久全副武装，带着 5 辆汽车上路了，马母被押在第 3 辆车上。汽车缓缓地爬行，敌人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们怕随时有触雷的危险。看到这种情景，又想到儿子马本斋英勇杀敌，马母再次欣慰地笑了，与此同时她也做好了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准备。

进了河间县城，马母被架进敌人的宪兵队。日军先用诱降的办法迫使马母屈服。他们铺设了一间雅致客厅，餐桌上放满了丰盛的回族饭菜及各种水果、点心。宪兵队长伍长左次装出一副假惺惺的笑脸说：“敬请老太太享用！”

马母鄙夷地望了他一眼，冷笑道：“哼，雌稀罕你们的臭东西！”一句话回绝了老狐狸的“款待”。任凭敌人再怎么劝诱，马母也决不“买账”。

敌人恼羞成怒，当天晚上就对马母进行审讯，气氛十分紧张。审讯的敌人左中右排开，马母坐在他们对面，两旁是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大厅的角落里放着老虎凳、竹签、大皮鞭等各种刑具。

伍长左次先盘问马母的家庭，接着又问她儿子叫什么。马母气愤地说道：“都叫抗日！”

左次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问马母的二儿子叫什么，马母蔑视地答道：“你明知故问，他叫马本斋。”

左次的口气缓和了下来，他劝道：“老太太，写封信将你儿子叫来，皇军很赏识他，让他坐大大的官……嘿嘿！享不尽的荣华

富贵。我们了解，你儿子是个大孝子，只要你发话，他一定会来的。”

马母立刻回绝说：“我儿子不图什么官，他一心只跟八路军、共产党走，坚决抗战到底！”

“八路的统统会死了死了的！”左次气急败坏地吼道。一旁的汉奸崔丰久也随声附和道：“老太太，八路军快完了，回民支队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共产党会共产共妻，消灭回回的，咱们应该跟着日本皇军走，准保太平无事……”

没等崔丰久把话说完，马母便站起来骂道：“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日本人是你亲爹还是你亲娘？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正是你们这帮畜牲，你们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左次、崔丰久被骂得狗血喷头，他们咆哮着拔出洋刀威吓马母。马母面不改色，心里想道：“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东西！”就这样，敌人的威胁利诱宣告破产了。

一招未成，又生一招。敌人又把马母从宪兵司令部送到伪县长孙蓉图的家里。孙蓉图是日本人的傀儡，身为河间县长，却为日本人做事。

此时的马母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她面容憔悴，身体也虚弱了很多。孙蓉图来到马母面前，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问长问短。借着端茶、递饭的机会，他劝马母说：“本斋可是千秋骏驥的良驹、万世人伦的师表，也是河间县不可多得的人才，可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老太太您应该给令郎修一封家书，请他过来共谋大事。常言道：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您的儿子是大仁大孝之子，对母亲的教示是不会违逆的。”

这个老汉奸咬文嚼字的一番罗嗦，气得马母站了起来，她厉声说道：“孙蓉图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当汉奸，中国不就早灭亡了吗？你快给我走开。”听了这番话，其他劝降的汉奸也灰溜溜地走开了。

敌人还不死心，二招不行，又来了第三招。山本从河间城里物色了一个叫佟万成的回民，佟万成在县政府里当传达员，他妻子的亲戚在东辛庄，因此他们管马母叫妗子。日本人又把马母送到佟家，并给佟家立了军令状，让他们照料好老太太，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就杀了他全家。

马母到佟家时，神志有些昏迷，从被捕到现在已经七天了。七日来，她没吃过饭，也没喝过水。佟妻赶忙沏了一碗茶，放到马母面前，并轻声唤道：“妗子，您老醒醒，起来喝点水吧。”

马母睁眼望了一下佟万成夫妇，摇摇头。为了防止马母出现意外，佟万成让老婆陪马母住，只要马母醒来就劝她吃、喝。但任凭佟妻怎么劝解，甚至下跪，马母也坚决不吃不喝。

马母早已识破了敌人的用心，她坚决地对佟万成夫妇说：“你们别费劲了，也甭怪我说话不好听，咱们都是回回，都是中国人，千万不能给日本鬼子当刀使啊！”

在佟家住了两天，来探望马母的人很多。马母趁机让大家回村给老少乡亲们捎信，说她很好，大家别担心。同时让他们转告本斋，叫他狠狠地打鬼子。后来，山本又派人来劝说，结果都被马母骂走了。

大节不死

敌人的招数使尽了，不得已，山本亲自出马。农历七月十六日，山本带着叛徒哈少甫跨进佟家。这时的马母脸色苍白，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哈少甫急忙上前拉近乎，“大姑大姑”地叫着。但一听到这叛徒的声音，马母便怒不可遏地喊道：“汉奸！快滚开！”哈少甫却满不在乎地说：“大姑，皇军不是好惹的，你还是服了吧！”闻听此言，马母愤然骂道：“你这卖国求荣的畜生！”

山本见状，十分恼火。他拔出手枪，“啪”地一声掷在桌子上，